

# 他使更多的读者爱上了契诃夫

## ——怀念我的父亲汝龙

汝企和

今年是我父亲汝龙(1916—1991)的百年诞辰。他于1916年生于苏州,是俄罗斯文学翻译家,尤其在契诃夫小说的译介上成就卓著。巴金曾这样评价父亲:他使更多的读者爱上了契诃夫。

### 付出超越常人的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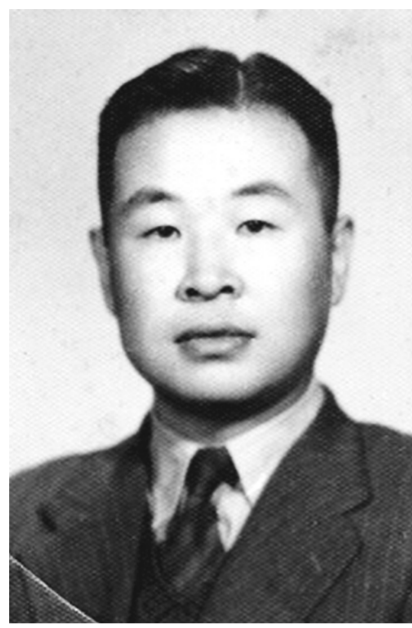
父亲在世时常说,人和人的智力水平相差不是很大。你要想取得超越常人的成就,就必须付出超越常人的努力。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

父亲为了专心翻译,在上世纪50年代就辞去了大学副教授和系主任的工作,后来的岁月基本上都是在独立翻译的情况下度过的。当时的稿费相当丰厚,他有太充分的条件可以享受,然而他却从未停止过辛勤的翻译工作。

为了有更多时间进行翻译工作,他深居简出,社交活动少得不能再少,每天几乎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翻译。在一般人看来,他的生活实在是太单调了,没有周末,很少娱乐,几乎与世隔绝。

新中国成立前,父亲是中学教师,因为白天很忙,只有夜里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年轻时就成了熬夜的习惯。为了使自己不困,他常常是站着趴在箱子上翻译。新中国成立后,条件好了,但他觉得还是夜里干扰少,精力更容易集中。我家住的是独院,每到夜深时,只有父亲屋里的灯光还亮着,透过绿色的灯罩,把玻璃窗也染成莹莹的绿色——现在一闭上眼睛,我还能看到那片柔和碧绿的灯光。

父亲对自己的译作要求极为严格,每次出版前都要反反复复修改。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国民党的封锁,人们很少能够看到俄语书籍,所以当时父亲只能通过英语的译作转译契诃夫小说。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为了译作更加忠实于原著,发奋从头开始自学俄语,并买到了俄国的《契诃夫全集》,此后他又将以前转译的契诃夫的几乎全部作品



汝龙

重新翻译了一遍,这期间花费的心血更是其他人难以想象的。

由于长年伏案,他患有严重的痔疮,发病时裤子都被血染红了,苦不堪言。但他仍不休息,而是在椅子上放一个垫子,继续工作。他常说,对疾病就得像打仗一样,不能退让,你退一尺,它就要进三尺;你咬牙顶住,它就退缩了。

### 最沉重的打击

父亲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文学出版社贴出了批判他的大字报,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直到现在我清楚记得,1966年秋的一天,父亲呆呆地坐在屋外的台阶上,目光凝滞,表情木然,一坐就是两个多小时,仿佛灵魂已经离开了他的身体……父亲的精神几乎崩溃了。后来他谈起,当时真的认为自己一生的路都走错了,本来以为翻译是在为社会、为

人民做好事,结果却是宣扬“封资修”,辛勤劳动的成果却成了罪证,心里的痛楚和无尽的自责是语言所无法表达的。不过这样的情况并没有持续很久,各种渠道传来的小道消息使他逐渐认识到:“文革”可能是错误的,他过去的工作仍是有价值的。

从那时起,他又拿起了笔。当时全家人都被赶到北京西单达智西巷六号的两间小屋里,和我奶奶挤在一起。屋子里很挤,父亲只能在一张很小的桌子上翻译。当时完全没有出版翻译小说的可能,也看不到任何希望,但父亲相信总有一天他翻译的书会出版。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完成了契诃夫全部作品的翻译工作,并且开始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

“文革”后,父亲得到平反昭雪,房子也解决了,全家人都搬到西便门的高层楼里,父亲的稿费又退还给他,藏书也大部分归还了。父亲专门定做了十几个每层能放两排书的大书柜,塞得满满的全是书。又买了两个大写字台,一个用来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一个用来修改契诃夫文集。当时他心情特别愉快,计划着要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集。然而由于重病缠身,他未能实现这个愿望。在临终前的那些日子里,他最挂念的就是尚未完成的翻译工作。

父亲是国内文学译作数量最多的翻译家之一。他的译作非常流畅,深得广大读者的喜爱,正如巴金先生所指出的:“他热爱翻译,每天通宵工作,即使在‘文革’期间受虐待的恶劣条件下他仍然坚持翻译契诃夫全集。他让中国读者懂得热爱那位反对庸俗的俄罗斯作家。他为翻译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下半生,奉献了一切,甚至他的健康,他配得上翻译家这个称号。”

### 父亲对文学的看法

父亲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嬉笑怒

骂全挂在脸上,高兴起来哈哈大笑,看电视看到感人之处,又会像孩子一样泪流满面。

父亲对古今中外的小说都非常熟悉,每当谈起文学名著,他都会两眼放光,脸上的表情格外生动。他最喜欢的书是《红楼梦》,他常说,每当脑子发木、感到翻译的语言不流畅时,他就要拿出《红楼梦》读上几页,再回来翻译,笔下面就顺畅了。他对当代文学也很关注。晚年时,我姐姐借来了金庸的小说,他一看起来就放不下,常常一口气看到天亮。对张洁、蒋子龙等当代小说家的作品,他也十分赞赏。

为使译作更为生动,父亲十分注意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50年代时他买了当时最好的一种美国进口的唱机,那收音机有1米多高,看上去像个厚厚的书柜。每当父亲觉得没有翻译出原作激情的时候,就会停下笔,听几张激扬的古典音乐唱片,再回来翻译。

母亲在负担全部家务的同时,也翻译了若干部俄国小说。他们常在一起讨论翻译中遇到的问题。每当电视里播放反映俄国社会的电影时,他们都看得非常仔细,父亲常会指着荧屏上的一件器物对母亲说:“快看,这就是书上写的那种东西。”

父亲对翻译有他独特的理解。他常说,文学就是人学,是研究人的世界观的,是描绘人间悲欢离合的;文学翻译不仅要耗费脑力,更要耗费感情,“你要想感动读者,你自己就要加倍地投入感情,你翻译出的小说才能感人肺腑。”

父亲对文学创作的看法与此相仿。我的一位中学同学曾多次向他请教写长篇小说的技巧,父亲同样多次强调:文学创作必须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你永远不能“玩假”。“你的思想境界是什么样,必然会反映在你创作的作品里——你永远也骗不了读者!”

### 《鲁迅藏书志》

在对鲁迅的研究开展数十年之后,学界大有题无剩义之感,长期徘徊在旧有研究范畴,难以取得新的进展。本书的出版或将改变这一现状。本书内容系以鲁迅藏书的古籍部分为对象,逐一撰写书志,并附书影800张,以求全面反映鲁迅的古籍收藏情况以及这些古籍自身的价值。由此观之,本书既是一部版本目录学力作,亦是拓宽研究视野的突破之作,其学术性与资料性必将引起学界重视。(北京鲁迅博物馆 编 韦力 撰 中华书局2016年9月出版)

### 《唐君毅全集》

唐君毅(1909—1978),我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当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且与钱穆、张丕介等创办新亚书院。此次新编的这套全集共39卷,以1991年台湾学生书局版《唐君毅全集》为基础,对唐君毅部分著作进行重新编辑、校对、增补和分类,力求完整地呈现唐君毅对中华民族和传统文化的热爱和执着。(唐君毅 著 九州出版社2016年8月出版)

### 《大留学潮》

在民国,留学还远未像今天这般大众化,但当年的留学生里出了不少像蔡元培、鲁迅、胡适、钱三强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他们求学海外时有过迷茫、委屈,许多人回国后的切实工作成了旧中国不断前行的动力。本书作者曾任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编辑,作者以大量细节呈现了一幅中国近现代留学图景,全书涉及300余位民国名人,引领我们再次回顾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动荡岁月里的青春梦想。(张倩仪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后浪出版公司2016年9月出版)

### 《我们什么也没看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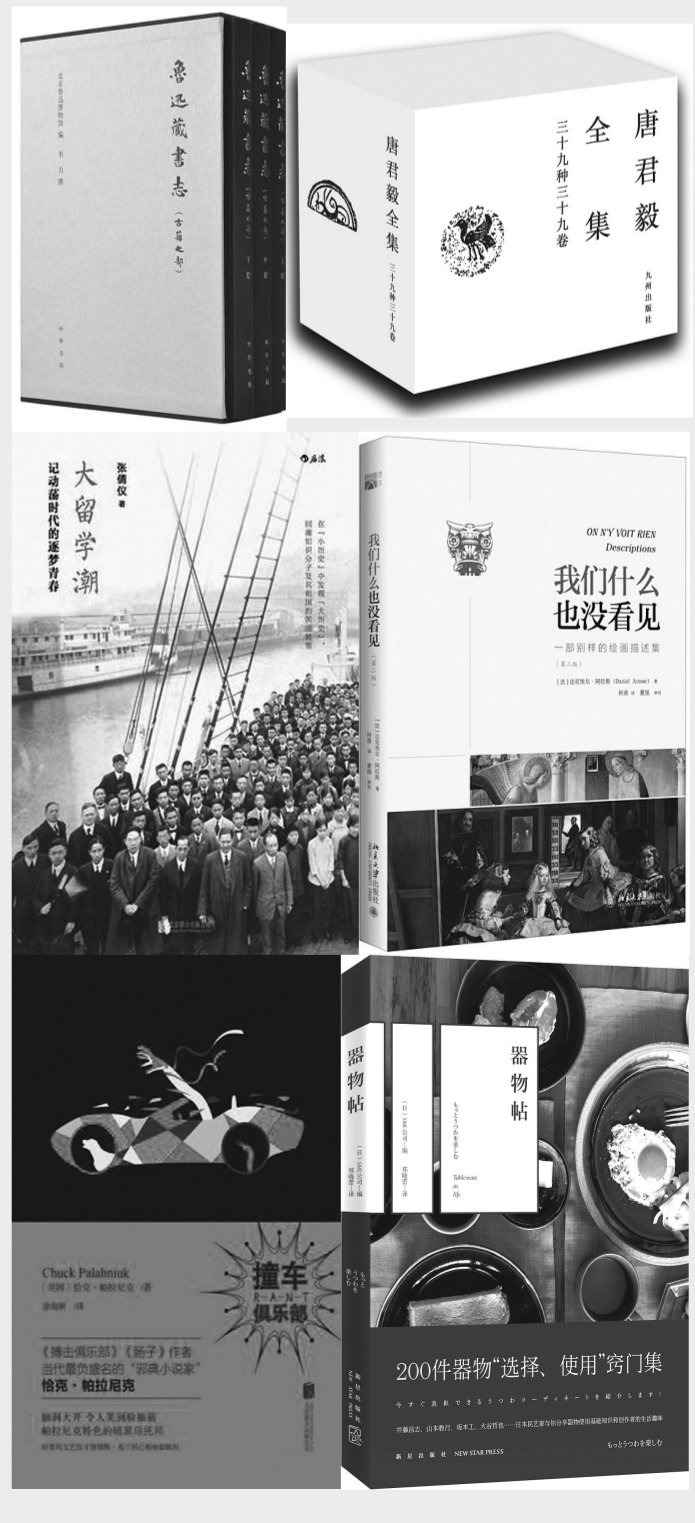
达尼埃尔·阿拉斯是法国当代知名的艺术史家。本书6篇长文风格多样,每篇探讨一幅世界名画或一个绘画主题,从15世纪文艺复兴到19世纪现代派的诞生,质疑惯常的解读方式,带领读者追踪画家们埋藏在画作中的线索,重新发掘创作者的深意。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董强称,该作品是我们了解西方当代艺术批评走向的入门书。(【法】达尼埃尔·阿拉斯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9月出版)

### 《撞车俱乐部》

恰克·帕拉尼克的作品糅合了讽刺、戏剧性、恐怖等元素,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超现实主义黑色幽默,其中为人所熟知的《搏击俱乐部》,曾被改编成同名电影。《撞车俱乐部》作为其最新长篇小说,故事背景设定在一个时间模糊的未来,此时政府对人实行严格的管控和隔离措施。但是有这样一群玩家,他们在车上喷上各色涂鸦,然后开车撞向彼此,在暴力的冲撞和疼痛中寻找通向解脱的永生的路径。小说以口述历史的方式,讲述小镇少年凯西离奇而短暂的一生……(【美】恰克·帕拉尼克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8月出版)

### 《器物帖》

该书由日本SML公司编辑出版。该公司以生产设计民艺器物为中心,希望提供任何时代、任何国籍的人都能欣赏的设计,创作一直为大家所渴望的器物。在本书中,编者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介绍了山本教行、坂本工、大谷哲也等日本民艺家制作的陶器、瓷器、漆器等,以及他们的生活态度和生活趣味。比如,山本教行制作的陶瓷形状各异、釉色纹样色彩斑斓,技法独特,但实用才是其创作的前提。编者希望能够引领读者发现器物之美,并在器物选择和使用中展现自己独一无二的生活态度,“因为选择器物,就是选择一段生活。”(【日】SML公司 编 新星出版社2016年6月出版)



## 国家广电总局向老年人荐书

本报讯(记者党云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与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共同发布“2016年全国老年人推荐优秀出版物”的人选书目,包括图书45种、音像电子出版物5种。中华书局、人民卫生出版社等50余家出版单位的50种出版物入选。

这50种优秀出版物内容丰富,题材多样,涵盖文化、文艺、健康、生活等方面。其中,《董必武家书》、《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等文化类图书,唱响主

旋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梅花》、《雪窗帘》等文艺类图书,艺术价值高,可读性强;《中国老年人避险与自救指南》、《快乐老年》等生活类图书,有助于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陶冶心灵。此外,还推荐了一批优秀音像电子出版物,如《中华诗韵》等。

从2014年开始,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开展了向老年人推荐优秀出版物活动,3年共推荐优秀出版物250种。

## 旅匈华人作家余泽民出版长篇《纸鱼缸》

本报讯(记者张妮)被称为“东欧文学代言人”的旅匈翻译家、小说家余泽民近日推出了长篇小说《纸鱼缸》,并在京举办了读者见面会。

余泽民的主要译作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的《船夫日记》、《另一个人》、《英国旗》等。他于2005年出版《匈牙利舞曲》和《狭窄的天光》后有10年没再出自己的小说,主要精力都用于翻译匈牙利文学作品。《纸鱼缸》讲述在20世纪八九十年

代中国男孩司徒霁青辗转来到了美丽却又充斥着不安和暴力的匈牙利。小说通过几个异国青年与霁青的爱恨纠葛,以个体的爱与哀愁映照出一个时代的悲歌。他坦言:“表面上我写了一场在枷锁下徒劳的青春之舞,实际上讲述的是脆弱个体在历史中的挣扎。我们每个人都有着无可救药的罪,也有无可辩白的无辜;每个人都是鱼缸里的鱼,虽然不停地游动、穿梭,但是各自孤独、失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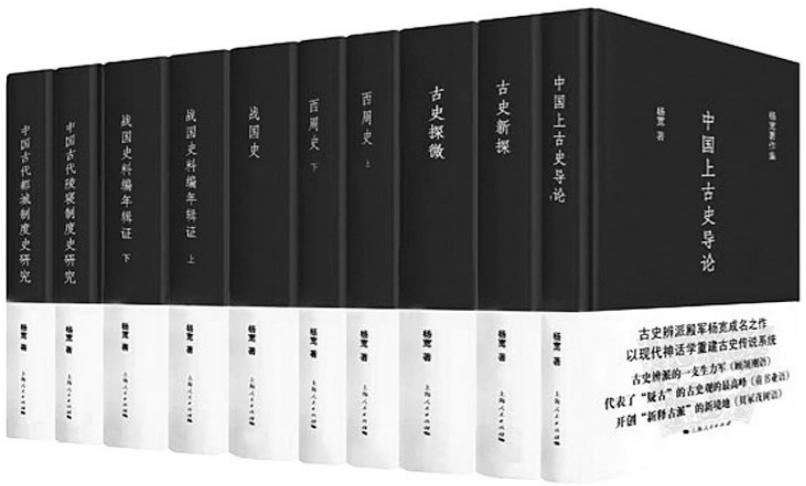
## “杨宽著作集”出版座谈会在沪举办

本报讯 由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上海人民出版社等联合主办的“杨宽著作集”出版座谈会日前在沪举行。“杨宽著作集”整理者贾鹏涛等专家、学者与会讨论。

杨宽(1914—2005),曾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市博物馆馆长,他早在高中时代已发表多篇有分量的论文,7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出版专著10余部,发表论文360余篇,研究范围涵

盖中国古代科技史、度量衡史、陵寝都城制度等方面,在诸多领域皆取得卓越的研究成果。

日前,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杨宽著作集”第一辑(八种十本),受到学界关注,囊括了他最经典、最具代表性的8部著作,如《中国上古史导论》、《古史新探》、《古史探微》、《西周史》等,集中展示了其史学思想及在史学领域的辉煌成就。第二辑将于明年出版。(沪文)



### 拾音阁

## 传奇奶奶构建的文学世界

陈华文

文学才女张爱玲曾说:出名要趁早。年轻时功成名就当然令人羡慕,然而人的天资有别,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年轻时就名满天下。芸芸众生里,类似张爱玲这样的人少之又少。多数人还得踏踏实实,不断积累实力,默默朝前走。姜淑梅作为一个没有学历、没有“文化”的老人,晚年开始写作,一不小心登堂入室,成为畅销书作家。读她的散文集《俺男人》,给人带来强烈的心灵冲击。

姜淑梅是这个时代的平凡人物,也是这个时代的传奇人物。她1937年出生在山东省巨野县农村,后长期客居东北。小时候,她仅仅读过几天书,基本算是一个文盲。她一辈子干体力活、操持家务,任劳任怨照顾一家老小。1997年,人生花甲之年,在女儿的鼓励下,开始重新学着认字、写字,2012年开始尝试写作,2013年出版第一本散文集《穷时候,乱时候》。

成名后的姜淑梅老人并未就此满足,2014年出版第二本散文集《苦菜花,甘蔗芽》。今年,她以79岁的高龄,出版第三本散文集《俺男人》,她依然以迥异于知识分子的乡土语言,记录她所熟悉的艰难岁月,用普通百姓的生活际遇,观察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俺男人》这本散文集,主体分“山东传奇”“东北传奇”两部分,由60篇或长或短的故事与回忆组成。书中的故事,有的是姜淑梅老人经历的往事,有的是邻居、亲戚、朋友的往事。这些往事和回忆中,有的充满欢愉,有的充满悲伤,有的令人掩卷沉思,这些往事的一个最大特色是都和底层社会、大众相关,而中国社会发展史,也正是由千千万万的平凡人、平凡事拼接而成。

姜淑梅出生的那一年抗战爆发,她受过穷、吃过苦、逃过难、饿过肚子,见证过无数生与死;到了晚年,在晚辈的照顾和帮助下,识字、读书、写作,还加入黑龙江省作家协会,才算真正享福。对于苦难和幸福,她有着独特的认识和感悟。一般而言,人在年轻时激情澎湃,中年时波澜不惊,老年时沉稳安静。姜淑梅就是在内心极其安静的状态下写作的,故她的文章中并没有浮躁喧哗,也没有故作高深。巴金曾建议作家们“把心交给读者”,而姜淑梅正是如此。《俺男人》这本散文集中,姜淑梅老

人的文学情感是真诚的。

《俺男人》这一书名,源自书中的一篇同名回忆录。在《俺男人》这篇文章里,姜淑梅老人回忆了她和丈夫在东北生活的细碎琐事。1953年,15岁的姜淑梅嫁给了17岁的张富春。在姜淑梅的眼中,同为老乡的丈夫张富春,虽然家境贫寒,但是热情好客、好善乐施,也有爱吹牛的毛病。进入上世纪90年代,全家生活已经非常幸福,而在1996年丈夫因车祸去世。对于丈夫的突然离开,姜淑梅在字里行间,情绪显得颇为克制,她平静地写道:“俺男人现在要是活着,那该多好啊。不用说大话,也有吹的……不光有了作家闺女,连俺这没文化的人,都成作家了。他想咋吹咋吹。”在文字叙述的背后,分明有一股温暖的力量涌动。

本书中收录的诸多往事,读后令人心情颇为沉重。如《找哥哥》一文中,姜淑梅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解放前,黄河经常泛滥。有一个小脚山东女人,丈夫死了,拉扯着三个孩子,儿子14岁、大女儿4岁、小女儿2岁。有一次黄河泛滥,女人嘱咐孩子们快跑,她说:“儿子,你用石头把俺的衣裳压住,回来就能找着娘了。”就这样,哥哥带着两个妹妹跑了。在洪水面前,哥哥只有能力保护一个妹妹,万般无奈下,他舍弃了小妹,带着大妹脱离了危险。后来,哥哥把妹妹送人,再后来妹妹长大成人、嫁人。但是她总惦念着哥哥。多年后,当哥哥哥的站在面前时,妹妹却得了老年痴呆症,完全不认识眼前的亲人。我读了这篇文章,身体在颤抖,眼眶里含着泪水。一个未成年的哥哥,三次历经与亲人的生离死别。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认为文学写作,必须进行长期、专门、系统的训练。然而,当我读完《俺男人》这本散文集之后,我开始质疑自己的观点,文学写作不仅仅需要技巧,更需要的是生活的厚度、宽度、长度、广度和力度。从写作技法上看,姜淑梅老人谈不上高明,但是她用真实、平凡、具体的人和事,编织了一幅个体视角的历史场景和文学画卷。这也印证了一句话:生活是文学创作最可靠的源泉。

《俺男人》已由山东画报出版社于2016年6月出版)